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實多宛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一

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于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聘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期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儻從盈路袂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

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翁者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王者頻毗娑

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

大唐西域記卷

二

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北臨菟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偶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獲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

王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旣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埋塹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爲廁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宏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

大唐西域記卷

三

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尔鬼神戮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抵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旣成已成來請命無憂王旣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

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卽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率堵波卽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畧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畧斯在

大唐西域記卷

四

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介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于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旣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

果旣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邱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旣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大唐西域記卷

五

山西南有五窳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尙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答數百步後入於上重更修建小窳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窳堵波已尙餘五升舍利故別重建五窳堵波製奇諸處靈異問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鴻國

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

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尊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

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
宰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
邁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
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
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
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
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
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
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
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
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宏濟瘡疾在躬姦臣擅命

大唐西域記卷八

六

積寶非已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卽召典事羹中總
煮收其果核起宰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宰堵
波西北故伽藍中有宰堵波謂建犍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
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
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于是命儔召
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犍椎招集學人羣愚
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
雖衆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
犍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垢而退十
二年間不擊犍椎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
舊譯曰龍
也樹非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

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
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犍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
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尔非
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
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
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
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尔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
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卽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
聽覽制諸沙門不擊犍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
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旣至
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中褰裳疾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七

驅負戴而入旣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
旣寡莫有相舍遂宿犍椎臺上於晨朝時使大振擊衆聞伺
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
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犍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
懸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
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
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
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議各矐辭鋒提婆菩薩旣昇論座
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
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犍椎窳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辨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

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
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
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
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
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
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
遂卽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
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而談馬鳴心知鬼魅
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
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輪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
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

大唐西域記卷八

八

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
旣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
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
其怪婆羅門惶遽而作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
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大盛德誰鑒左道知人
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三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窳堵波神光時燭
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
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

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二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墉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二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真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鞮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鷲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兩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

大唐西域記卷八

九

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

唐言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

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法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傳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徽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

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
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
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
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入乎宜
時速去勿止此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
卑辭謝曰尔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旣同
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
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
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
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

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深林止息空澤
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
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于是遂行至王宮謂
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
曰此妄人耳卽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
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
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
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
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平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
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
六日嘔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

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
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遺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
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
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
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
喪之色言舍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
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元妙英賢繼
軌無爲守道合識言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
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宏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
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一

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于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
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
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旣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
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
論者于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彼必矣時諸外
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
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
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
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卽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
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
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羅

跋陀羅

唐言戒賢

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窳堵波

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諸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遭當時声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宿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二

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屬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宏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元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潛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宏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木仙人之祚裔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

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字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訛也

洎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

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

糜行自東北遊目北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三

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洎于今時或有得見也

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崇峻嶮固東

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關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墻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窳堵波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

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宵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不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舍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向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

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且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拿伐摩王唐言滿曹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于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而廣二十餘步疊以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五

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

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賢瓶又稱寶壺

東面接爲重開簷

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

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旣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尙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眞唯右乳土塗瑩未周旣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

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于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旣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甄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甄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攪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

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尙在神功不虧
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
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
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
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
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
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
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甃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
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
數有增減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七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日上望昔者如
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
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
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
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
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
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
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
草東北不遠有窳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

處印度休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窰堵波是魔王燒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旣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甄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窰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八

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餬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鬚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卽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卽信心貞固求福不同建窰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

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致卽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窳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窳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于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窳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窳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窳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窳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九

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窳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窳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于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卽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

毀悴膚體羸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窠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卽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窠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窠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被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麩側有窠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麩蜜世尊思以

大唐西域記卷八

二十

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秦土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窠堵波如來爲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洎池岸有窠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窠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

如來告曰棄鹿戍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窳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烟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灾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憫優婁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窳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窳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云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百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窳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

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
兵振旅將憎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烟揚沙
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
仗變爲運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堵波帝
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
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
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宰堵
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
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
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卽印度十二月三十日
當此五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

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
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
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
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
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
陵辱語見譏誚負斯憂耻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
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
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
重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
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
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

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

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拿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頻濕縛庚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